

第一章 导论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课题是什么？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受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战争。

战争，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外的先哲们对战争作过种种探索和论述；说它常新，是因为战争常有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为什么在战争本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之间，战后不但没有爆发战争，反而结成多种形式联盟？为什么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与世上首屈一指的债权国日本，却不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造成战争危机？为什么战后却发生了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入侵别国的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战事？等等。更有甚者，随着核时代、信息时代和高技术战争的降临，战争有可能摧毁全人类创造的一切，然而它的最为可怕之处表现在战争消灭人类本身。

历史经验和现代方法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处理战争提供多重复合结构参考坐标系；决定性或随机性的现象和可逆性或非可逆性的事物汇集在一起，逼我们进行复杂系统的思考。重视军事成功者不在乎战争痛苦也罢，强调和平价值者难接受战争痛苦也罢，人类社会在对待战争收取越来越高的生命与幸福之税过程中吞噬越来越大的人类文明产品份额时，不应是束手无策，而应找到一种根治战癌“基因”，用合乎人类要求的逻辑来调整战争与和平的方程式。

为了能够正确地认识战争，切实地把握战争，有效地指导战争，我们不仅需要借鉴时代精华，而且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借助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故此，战争哲学又一次被提出。

第一节 战争哲学的研究域

战争哲学，亦称军事哲学，它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争观、战争指导和军事思维的方法论、关于战争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关于人与战争的辩证关系的知识体系和各门军事学科的理论基础。

战争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军事科学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并从整体上研究战争活动的普遍联系和一般规律。

战争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给从事战争人们以指导，从而能够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更好地驾驭战争。

一、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

战争哲学跨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具有这两门科学的双重特征。因而，它不是对于各种战争现象的简单描述和迥异战争观点的机械相加，而是对其观点、原理和方法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逻辑上的论证，用专门的有着确定含义的概念或范畴来反映并反作用于战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的接触点上分化出特殊的战争哲学研究领域。

就战争整体而言，它包含客观的军事运动和主观的军事活动两方面，而这是由敌对双方对立关系构成，敌对每一方都为活动的主体，同时又是被作用的对象。人能否按自己要求驾驭战争——人与战争的矛盾，也是战争哲学的根本矛盾。这是由于第一，人们所面临的战争，始终是一个人化的战争，这个战争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绝对观念”上的自在存在，而是社会、历史、阶级的产物，是与主体相联系的自为存在。第二，我们所指战争中的人，不是以单个直观方式来看待的人，人存有自然属性的一面，要生存，有欲求和意志，人存有社会属性的一面，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人出生以后不光生活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中，也生活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中，不光

呼吸物质的空气，也呼吸精神的空气，人存有精神属性的一面，这种精神属性表现为能动性、创造性、价值定向性和自我意识，人是连续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桥梁，人是战争哲学研究的中心和立脚点，各种战争哲学问题正是通过战争中人的问题才联系在一起；第三人是战争附属品、奴隶还是战争主人，它规定战争哲学的性质和决定战争哲学的本原和发展方向，军事领域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必须通过人与战争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而且在这一关系中，已经蕴含着战争哲学中的一切概念和范畴的萌芽，无论是战争实践，还是战争理论都以这一关系问题为中心。很显然，认识战争的必然王国应是战争哲学的研究逻辑起点，而指导战争的自由王国该为战争哲学的研究逻辑终点；人与战争的关系为战争哲学思考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战争哲学的核心。这些为我们确立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勾勒出轮廓。

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所以能够界定，就在于战争哲学在探究战争这一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的现象时有自己的特定研究领域，而这一特定领域就是揭示出战争客观世界与战争主观思维两个系列运动共同遵循的一般规律，以便为人们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提供思想指导。这是因为军事各学科都是仅仅从战争客观世界方面去研究它的运动规律，或者从战争主观意识活动方面去研究它的运动规律，没有任何一门军事学科是从战争客观世界与战争主观思维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的，而这一运动规律仅仅属于战争哲学的领域。

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战争存在运动和战争思维运动的统一规律。

战争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展开就是其研究内容的体系。战争哲学研究内容体系是受其研究对象限定的。从研究对象中得知，战争哲学中存有战争存在与战争思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战争化人与人化战争的关系，战争客观存在与战争主观指导的关系，战争客

体与战争主体的关系。战争哲学的基本内容都存在于这些关系之中，都应作为这些关系的具体表现来描述。

战争哲学将战争视为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偶然现象，文明的变化对人类战争是有影响的，研究其起源、发展和消亡规律；战争哲学将战争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都存在必然的联系，而非是孤立存在之物，研究其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辩证关系，揭示战争本质和根源；战争哲学将战争视为一个特殊的、极其复杂的现象，战争双方各自为了达到目的或维护利益，力图运用以暴力为中心的种种手段而形成的矛盾是战争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 研究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中的一般规律。

战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它内在地包含着战争存在与战争思维的矛盾、人与战争的矛盾，即战争如何存在、人能否认识和怎样驾驭。

在以上战争哲学观的支配下形成的问题域确定了战争哲学理论体系的大致框架：

战争观，即战争哲学历史唯物论，提出战争的根本观点，研究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

战争认识论，揭示战争活动过程中的认识运动形式和规律；

战争方法论，关于人类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

战争主体观，研究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

战争辩证法，关于战争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

对于战争哲学来说，虽然也有个解释战争的问题，但它的基本使命是改变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哲学观的提出，不仅仅是以批判的眼光整理战争思想资料的结果，更重要是回答现实战争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结果。在这里，战争中人是战争机器运转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

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

人类认识的发展不断变化。战争哲学作为军事领域的基础理论，它只能从各军事学科具体知识的总和中提炼出来，具体知识制约着基础理论。认识的发展、分工的变化、结构的改变，必然影响战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也要跟着发生变化，相应调整本身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战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还受到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要随着社会基础的变更而变更，变更的结果不仅影响着战争哲学的观点、内容，在一定范围内也要影响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战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形式，也为影响战争哲学研究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联系及区别

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并用以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它由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两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等学科。各军事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是军事领域中的某一局部、侧面和层次。例如军事学术中的战略学，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用于全局的筹划、谋略和指导。这里说的全局，是从指导战争角度，对整个战争也只是一个部分，况且它不包括战役学和战术学这些层次。

（一）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联系在于：战争哲学是运用哲学原理，对各门具体军事学科的抽象、概括和总结，并且超出已有的经验，从未来战争去理解和把握现实战争，指导人们的战争认识与实践，研究整个军事领域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而不是军事和哲学两门科学的机械相加，更不是对军事和哲学的简单重复。在这里，军事各学科为战争哲学的知识基础，哲学对战争哲学具有指导功能，为战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战争哲学位于哲学与军事各学科之间，起到纽带、桥梁和中介作用。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互相渗透，彼此交织，战争哲学、哲学和军事各学科均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都需要

经过实践的检验。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任何正确的战争哲学、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知识。

总而言之，战争哲学是军事与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对哲学来说，它是特殊，是一般哲学在军事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和表现，对军事各学科来说，它是一般，是各门具体军事学科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原理。

（二）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之间的区别

战争哲学与哲学和军事各学科的区别在于：

战争哲学研究对象是关于战争存在运动和战争思维运动的统一规律。哲学研究对象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军事各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军事领域中某一局部、侧面和层次。

战争哲学是适用于军事领域的一般方法。哲学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军事各学科是适用于专门军事学科的特殊方法。

由于各军事学科与战争哲学研究对象存在形态上的不同，在把握对象的途径上也就不同。各军事学科以直接感观的军事事实为对象，以经验为出发点，通过逻辑的或非逻辑的（直觉等）方法建立自己的认识基础，再以此进行推理，得出一系列的具体结论。战争哲学以各门具体军事学科及人们战争实践的提供的知识或实证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抽象和概括，得出一般结论。

军事各学科知识是战争实践同战争哲学理论之间的过渡环节，是认识的列车从军事客观现实出发开向战争哲学殿堂的中间站。所以，战争哲学和军事各学科虽然都是战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但这两种概括和总结相对而言，又有比较间接和比较直接之别，若用战争哲学代替和取消军事各学科，那就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堵塞了战争哲学同战争实践之间的通路，切断了战争哲学的源头。战争哲学特有的预测方式在许多方面为促进具体军事学科假说出现提供普遍认识的动力。

战争哲学和军事各学科，虽然共同疏浚着人类认识战争、驾驭战

争的长河，但两者的研究方法各异。前者将战争客体放到与战争意识的关系中去研究，而后者只把战争当作客体加以实证研究，从不把它提到意识与存在关系前面去探讨。

战争哲学的一般规律虽存在于军事各学科所揭示的规律以及军事各学科在揭示这些规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认识规律之中，但战争哲学规律与军事各学科规律是在内容和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规律，它们之间在理论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正是来源于两种规律的不同性质。用战争哲学代替和取消军事各学科，那就把丰富多彩的战争世界歪曲为空洞无物的框架，把繁密茂盛的战争知识领域变成一片荒漠，只剩下干巴巴、光秃秃、孤零零的几条枯枝。

第二节 战争哲学的演变

战争哲学的发展与战争实践的深入和哲学思想的变更紧密相联。战争哲学的演变适应认识战争和驾驭战争的发展和哲学体系的结构变迁。它的演变渊于东方武经，源于西方戎理，融经纬兵学精华为一体，汇古今哲学精粹于一炉。综观战争哲学的演变，大体可分三种形态——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和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

一、东方武经——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

随着战争问世，战争理论接踵而至。原始社会的战争从两部分人群的徒步混战发展到利用兵器的掠夺财富战争，如传说：神农伐斧燧、黄帝逐蚩尤、舜战三苗。殷代卜辞里载有战争参加人数、编组和队形，《令典》、《军志》、《军队》记了军事规律和原则，《易经》及《易传》中出现“以易演变”，《荀子》谈及军政、兵民等关系和战争在“兼凝”中的效用，这些是人类用于认识战争现象的最初理论思维。古代战争中的矛盾现象及其运动规律在人脑中最初反映所表现战争思想火花，由于时代局限没能按内在逻辑联系编织出对战争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

“花环”。

战争演升和哲学变演促成军事科学与哲学的结缘。在战争思维上出现两大分支：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国家，有关战争的实用方法发展较明显，中国式军事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发展占上风。在战争哲学发展史上，似乎出现这样景象，在欧洲以凯撒为代表的一代军事家后直到彼得一世约1700年，几乎没出现政治家。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芬诺的《远征记》、凯撒的《高卢战况》等古典军事著作后，很长时间内，战争哲学著作寥若星辰。相反，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大，战争中各种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为人们认识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百家争鸣，尤以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为战争哲学萌发和日趋系统化和理论化创造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批兵书，且每一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著说中，差不多都谈到战争问题。彪炳于世界军事典籍榜首的《孙子兵法》标志着战争哲学初级形态的出现。

孙武以唯物史观为体、战争规律为用、军事辩证法为相、极韬略之精、容哲理之华、融战争与哲学为一体，著成名冠古今的巨作《孙子兵法》。这一深奥奇书，不仅阐明了指导当时战争的许多具体军事理论问题，而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争哲学问题，其博大精深的造诣与战争并存，或许说，还没有哪一位的建树能使他的战争哲学黯然失色。他确实从其所处的时代最高思维位势上，看到了人类战争的根本性特征，提出了熠熠生辉的指导战争的正确观点。它揭示许多战争中的普遍规律，强调一切从战争胜负为出发点，以高度理智态度认识、判断和指导战争，首次提出战争的物质基础是经济，比较全面概括了“道、天、地、将、法”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认识到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首先确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和战争无神论。它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抓住本质，阐述了战争中敌我、奇正等一系列矛盾，由辩证察考和理性思维来把握战争已超出经验

和直观，其活力对抗的谋略法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被用于政治、外交、市场等。如知己知彼、以实击虚、以众击寡、趋利避害、因敌制胜、因情定谋。它强调战争手段多样化，以此来有效达到战争目的，主张“伐谋、伐交、伐兵”等多种形式选择。坚持齐武令文、预揣必然、爱兵重人、严纪政通、慎战斗智、灵活谋计。它论述了“胜有道”的战争唯物论思想、“胜可知”的战争认识论思想和“胜可为”的战争辩证法思想，基本建立了古典军事理论框架，以致后世兵家难以超越，只有从中创造，其朴素而丰富的原始唯物辩证法在思想史上可与儒家相媲美。明代茅元仪曾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但是，孙子没能够进一步揭示战争本质，更没有进一步认识战争性质，其战争哲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朴素的性质，而且在形式上也未从具体军事理论中分离出来，范畴群结构比较简单，有的阐述还存在经验归纳和直接描绘。虽然如此，不失为战争哲学的奠基者，正如孙中山所言：“孙子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转引自《孙子新研究》首页）

最先揭示战争本质和基本上接触到战争性质是《司马法》。《司马法·仁本》指出：“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孙臆兵法》认为，战争既不是永远可以仗恃的手段，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采用的手段，“乐兵者亡，利胜者辱。”

尉缭子对政治、经济和军事三者的密切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在《尉缭子·兵谈》中指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轂，甲不出橐，而威治天下。”

《六韬》也阐明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军事基础，其中某些方面发展了《孙子兵法》。《文韬·文师第一》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

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为初级战争哲学形态园地中的一朵奇葩。这主要有：弱能胜强、后发制人、以奇用兵、曲折前进、骄兵必败等。

在封建社会中，还涌现了韩信、汉武帝、曹操、诸葛亮、李世民、岳飞、忽必烈、戚继光等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们继承和完善战争哲学的初级形态。但是，由于生产力状况和战争形式在主要方面（车马战、冷兵器等）没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哲学思想也未发生过历史性变革，知识总汇形式表现的“智慧”——古代哲学，没有走向瓦解，因而战争哲学还囿于初级形态。

西方中世纪，整个科学都没有什么重大收获，在战争哲学上更不能有大的飞跃。古希腊、古罗马、迦太基虽出现过一批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谈兵的辩论中反映出对战争的一些辩证思考（如公元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岛战争的三次大辩论），但是比较简单和幼稚。欧洲中世纪“寂寥”社会同中国封建变向“窒息”，使战争思维处于消沉凝固的边缘，大多崇拜统治和权威，借助古人学术和语言问世，向往来世无所作为观念占支配地位，其思想和创造力寄托在宗教上。统治阶级在文化、意识上的专制，使科学成为“婢女”，新的思想屡遭压制。为数可数的有为而光照后人的战争哲学耕耘者，使得黑沉的军事智慧天空出现几颗耀眼明珠。

初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具有战争知识总汇性质。它是战争哲学之父，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尚未分化的认识，为战争本体论哲学。它不仅开创战争哲学研究先河，而且指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兵家朴素哲学思想，从孙子起以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研究和提出战争问题。它为后来战争哲学深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奠定了雄厚基础。

二、西方戎理——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

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和大，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促进和开阔了资产阶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思维和眼界。中国发明的火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并用于制造武器，于是就出现滑膛枪和炮，进而引发军制的变革，使得作战方式产生质的飞跃。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大规模战争中，其本质和内在矛盾表现十分鲜明。加之哲学已由以知识总汇形式表现的“智慧”演变成“科学之科学”的理论。这些必然导致战争哲学上的革命。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应运而生，其专著之多样、内容之丰富、认识之深广 远超封建阶级 对无产阶级来说 也是不无意义的。

克劳塞维茨不朽的巨篇鸿制《战争论》是一部较完整地阐述战争哲学的著作。克氏为那时真正具有丰富战争哲学思想的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哲学史作家。他首先运用德国古典哲学，将战争与哲学有机结合，对战争经验和事实进行观念化制作。他自觉地将牛顿理论的机械论哲学和数学知识运用于战争问题的研究，使得其战争哲学颇具时代科学的色彩，用力学原理描述战争现象，解释未知的因果关系 有“战争中的力学定律”之说。他的突出贡献是较深刻全面地揭示战争实质，为认识战争独辟蹊径，在克氏以前，无人能如此基本正确而又深谙战争与政治关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至理名言几乎人所共知，同时，又强调战争和战争理论的特殊性，要按战争本身规律进行思考，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在揭示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时，把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比作刀刃与刀柄，并认为主要精神因素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作为军队来源之民众的精神力量，这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他活用辩证法来分析和观察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胜与败、进攻与防御、歼灭战与消耗战等战争矛盾范畴 对此发表了 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视情而定攻防；每战要了解彼此政治情况、军队成员和装备之差

别点、对方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敌我的资源情况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高见。克氏自觉借助辩证法反思战争现象，并能对军事科学成果作哲学的提升，通过对军事科学的直接扬弃而达到间接性的战争认识，因而战争哲学抽象化程度较高，且有较强概括性和超越性。但是我们从《战争论》中仍可看到唯心主义的痕迹 他把政治看作是 整个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使政治抽象化、空洞化；他对战争手段的研究偏颇，对战争的某些对立范畴论述匮乏，有的甚至没提及（如他的眼睛主要盯在“打垮敌人”这一军事手段上，而其它手段及相互作用注意不够）他在哲学结论不能说明实际问题时 就以经验、具体事物为根据而放弃哲学；他未能科学揭示战争根源、消灭战争的途径、将帅作用 他视战争如赌博 所有计算都掺杂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倒霉；他坚信战争运动是极端物质暴力相互作用的单值因果，忽视活力对抗的多值或然因果中介（如信息、智谋等）他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和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但唯心主义思辨两面性的真理颗粒显得有些烦琐、费解和暧昧。不管怎样，法国革命战争沃土成长起来的拿破仑战争高僧不愧为高级战争哲学形态先行者，马克思赞誉克氏“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248 页）恩格斯称克氏在军事方面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258 页）认为《战争论》“哲理推究方法很奇特 但书本身是挺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95 页）列宁称克氏为“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列宁军事文集》第 334 页）。

约米尼考察的战争艺术，强调按战争原理和规律作战方能取胜，认为战争不单取决于战场会战，要注意全面研究敌人，但他仅从战争史角度寻求规律，考察范畴关系重区别和对立，轻联系和统一，战争艺术规律绝对永恒化。

拿破仑的军事实践、口述回忆及对他人军事著作的评论，尤其是他对历史上一些杰出统帅活动的研究分析，均蕴含丰富战争哲理。

L·G·列耶尔打破禁锢战争思维天窗，结束高超冥想，指出战争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律的社会现象，从整体范围判断战争利益，从多方面发展与相互联系中去认识战争，但他把军事科学与战争哲学划等号。

帝国主义时代高新技术的出现，尖端武器的运用，世界性、局部性战争爆发打破以往思考军事问题的狭隘范围。“保守”和“制胜”的军事思想，“总体战”和“闪击战”的战法，这些“不结果的花”给战争哲学带来了片面性和随意性，但也注入了战争哲学潮流应有的创新意识。赛勒斯在《哲学的方向与和平》一书中探讨了核时代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的矛盾关系。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反对军事上的主观主义，承认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战争形式的互相转化和发展，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实现的可能性才行，主观又能动反作用于客观，但是，他在战争问题上是一杂拌哲学。

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对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产生过影响。蒋百里说：“政者战之原。”（《蒋百里文选》第 177 页）这可说是蒋氏语言、克氏观点，蒋百里还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军事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顶点，经济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基础，但他避开战争总根源。孙中山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然革命需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孙中山选集》第 552 页）

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在总体上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已进入腐朽没落的时期。如果就其哲学思想而论，主观、偏颇和反动的确在一定范围内阻碍对战争哲学的深入探讨，但是，许多事实证明，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有其求实创新的思想 and 科学认识的精神，还不断出现一些令人瞩目、很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发展不能说无裨益。

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战争论》为代表，具有军事科学之科学的性质。它是战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本质就是一种

亦已分化的认识，为战争认识论哲学。它不仅拓宽和加深了战争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层次，而且探索了战争主体认识战争的能力、方法和道路及如何驾驭战争。

三、东西兵智——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及在军事理论中的运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军事领域斗争的日趋尖锐复杂，为最高战争哲学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东方战争辩证法与西方战争唯物主义高度合一推动了最高战争哲学形态的形成。

为了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军事问题，总结战争经验。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现成的战争哲学著作，但是为无产阶级战争哲学创立奠定了根基，揭示了若干适用一切战争的普遍规律和适用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特殊规律，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战争基本观点，首次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牢固基础上。他们把战争同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社会中的革命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得出：私有制使掠夺战争成了经常的职业；暴力是实现阶级社会中的革命的必要手段；战争与政治不可分开，战争产生于政治，战争是一种特殊政治，政治孕育着战争，决定着战争，且影响战争的整个进程；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既可阻碍、破坏经济的发展，又可保障、促进经济的发展；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拥护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研究了当时欧洲各国的军事制度、军队编制、战略战术思想、武器装备、指挥方法等，批判地研究了战争史和大量军事著作，而且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各地的革命起义和战争，对有些还给予有力的指导，他们不仅从战争性质和目的上进行深刻评述，而且还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和总结。他们的《军队》、《欧洲军队》、《战争短评》等论著以及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条目里，都含有丰富的战争哲学思想，如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

必然产物；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新的生产力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等。正是在如此精邃的哲学思想和坚实的战争实践材料的基础上，架设了世界观同战争观相互转换的理论链条，唯物辩证法与战争哲学彼此沟通的思维图式。

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并解决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辩证唯物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关系。他们比较全面阐述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和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还提出建军的许多基本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战争哲学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比以往军事辩证法更丰富、系统和完整。它集东西兵学哲理之大成，首次提出并系统阐明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问题，阐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道路，使得人民战争思想更系统和完整。它深刻地揭示了战略战术中一系列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和阐述了军队建设的辩证法思想。它把主客体理论用于战争实践，认为人是战争实践主体，武器作为一种暴力意志的物化，相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客体，超越了马列主义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突出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它系统阐明了战斗力的矛盾辩证法，其游击战争辩证思想为世人公认之权威学说。所有这一切凝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不难领悟到东方哲学观为主体的孙子思想和西欧大陆的战争哲学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从肯定的角度引用孙子的语句，不像引用孔孟之语只作谚语，而是理解、消化孙子思想本质，直接采用其思想体系立场，故称毛泽东战法为孙毛兵法也是顺理成章的。毛泽东以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继续”原理支撑他的“动员人民战略”，将克氏“用武器解决问题”体现在他的“游击持久战战

略”。

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两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解放思想和创新精神提出：实现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武器装备是重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三化军队；指出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提出并实行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改革与国家改革相协调，从自身特点出发，积极稳妥地进行，等等。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质量建军构想，也为我们树立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战争哲学的光辉典范。

И·А·格鲁季宁著的《军事上的辩证法问题》和《苏联对军事哲学研究——辩证法与现代军事》，重点阐述了现代军事建设和武装斗争的辩证法问题，虽然带有唯武器论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为霸权主义涂脂抹粉的气氛，但不乏是在现代条件下战争哲学与新兴科学有机结合的一种有益尝试。Н·Д·塔布诺夫、В·А·鲍卡列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从哲学原理的角度探讨了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问题。

最高形态的战争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它的形成是东方文化的认同与西方文化的求异在军事领域中的投影，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形态的战争哲学也叫战争实践论和战争意义上的哲学，它不仅研究战争认识目的的战争实践问题，而且研究战争实践目的的战争价值问题，也就是说，研究战争认识或实践的条件和本身问题，研究战争认识或实践的结果问题。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虽然是最高形态的战争哲学。但不是终极真理，还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

第三节 战争哲学的特性、功能及研究方法

战争哲学的发展具有继承性的联系，它在变化中仍然存有一定的稳定性质。战争哲学的特性决定了战争哲学的功能，而战争哲学的功能又直接关系到战争哲学的生命价值。研究战争哲学的方法应同战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相一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该理论能否取得预想的效果。

一、战争哲学的特性

战争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其他意识形态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往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战争哲学的特性就在于，它属于战争社会意识的最高形式和战争知识阶梯的最高层级，具有无限开放动态性、高维辐射深刻性和整体统控指导性。

（一）无限开放动态性

战争哲学反映一定的战争时期人们认识战争发展状况和所达到的水平，它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战争哲学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去把握战争，用无限性去观照有限性。在反思和再识中，通过对军事各学科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形成战争哲学，它服从由于战争实践的推动而不断前进的战争认识的发展规律，它在服从战争认识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受到社会关系运动规律的支配。作为战争智慧之学，它表现人们探求战争真谛，并非局限于简单地归纳和汇总现成的军事知识成果，而要超出已有的经验，不仅面对战争现实还要瞩目战争未来，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超越性。战争哲学所形成的定势，导致战争哲学不是回顾哲学，而是展望哲学。

（二）高维辐射深刻性

战争哲学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决定了战争哲学除了时空维还有人类社会维。战争哲学的深刻性在于战争哲学思维的特殊性，其表现有高度思辩和抽象，超越和时效。战争哲学的深刻性还在于，战